

都市 言情

广告策划师颜希晓与市场部李子睿共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在他们打拼已久的繁华都市J市落户安家,从此成为J市市民。得知国家为刺激房地产市场而出台“购房落户”政策,因共同利益,李子睿与颜希晓走进婚姻殿堂,以婚姻作为约束手段,以落户为目的,三年过后,各走各途。而婚姻无儿戏,三年协议期满,他们之间,是情尽,还是末路?

李子睿的前女友传来有身孕的消息

希晓愣愣地看着眼前这个有些心灰意懒的男人,想了一会儿才讪讪笑道:“谁怀孕了?”“若珊。”李子睿紧紧握着手机,骨节因用力而泛出苍白的颜色,他紧紧咬唇,忽而抬头看她一笑:“颜希晓,你告诉我,你们女人,到底有几句话是可以信的?”

她还未给他答案,李子睿的控诉已在唇齿间绵延而出:“昨日还告诉我她心有不甘,还做着与我重修旧好的梦,今天就打电话说自己有了三个半月的身孕,颜希晓,你告诉我,你是女人,懂得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三个月啊……”他突然一声咏笑,猛地靠在沙发上自嘲地勾起唇角,“与我分手四个月,现在就已经有了三个月身孕。颜希晓,你说,我该对这个女人说些什么?我又能对她说些什么?”

颜希晓咬咬唇,过了一会才抬眸看他:“你该感谢她,分手四个月,在三个多月的时候才有了孩子。这就说明她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并没有作出背叛的实质性举动。”李子睿一愣,显然是没料到她会如此答复,过了一会才苦笑起身:“你说得对,我该感谢她。没了她的放手,我哪能这么快成为J市市民,哪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哪能生活得这么好!”

看着李子睿有些摇晃地跌进卧室的背影,颜希晓紧紧攥拳,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她万万没有想到,在她得知自己已有三个月身孕的同时,李子睿的前女友再若珊,也传来了有身孕的消息。看得出来,李子睿对他前女友仍然余情未消,以至于刚才得到消息时那副样子,根本不像那个在市场决策上叱咤风云的佼佼者,整个人反而像是被卸了重要零件一般,失魂落魄。

如果是得知她怀孕的消息呢?希晓脑海里突然蹦出这个念头,凭着他们现在的关系与身份,如果她有了身孕,李子睿将会给予这样的事情什么定位?

背叛吗?以他们用协议来束缚的关系,这个太具有感情力度的词儿,怕是衬不起的。颜希晓叹了口气,将头狠狠埋在被子里,眼前却不断反映出刚才李子睿黯然至极的表情,直到深夜,仍是驱之不去。

半夜,她清晰地听到了卧室的门响,李子睿脚步虽放得极轻,却还是一步步碾在了她的心上。希晓下床,悄悄打开门,原想只看一眼李子睿便回去睡觉,却没料到房间门“吱呀”一声响,他已经抬起头来。

左手执烟,仍是不吸,好像是故意将自己置身于烟雾的缭绕蒸腾。看到她有些不好意思地投过目光,他唇角轻弯:“吵醒你了?”

“没有没有。”颜希晓连连摇头,脸却莫名地红了起来,仿佛眼前的男子表现出漫不经心,自己好像就就会被看穿那点心事,待了一会儿,看李子睿并无与她继续沟通之意,便只能咳了两声,刻意淡化自己的关切心思,“你不舒服吗?”

“没有,只是睡不着。”李子睿微叹一声,用力将烟蒂按于烟灰缸熄灭,仿佛怕死灰复燃,再干脆地倒上一杯茶水,专注地看着烟蒂在面前失去生息,他低声道:“我只是心里犯堵。”那个在职场上干净狼厉的男人彻底成为她脑中的幻象,颜希晓从没想到自己可以看到李子睿如此情绪化的一面。她盯着他,像是怕击碎他的心事,连呼吸都不敢放大声音。就在她忍耐不住遮掩更尴尬的气氛想要离开时,李子睿却像是洞悉了她的心事,突然抬眸:“希晓,你能不能陪我坐一会儿?”

颜希晓一怔,随即听话地走到他身边坐下。接下来的心事沟通,便顺其自然。他问她,你有没有过男朋友?她笑,当然有。进行到哪个地步了?顿了一顿,希晓没法在这个受伤的男人面前装出贞洁,老实答道:“该做的都做了。年少轻狂,不考虑后果。”

话犹未尽,希晓便暗自苦笑。刻骨铭心的五年恋情,从来没想到会用“一时情热”来省略概括。每对恋人在承受感情蒸烤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是天之骄子,但若有一日分离,便会觉得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只值得缅怀与铭记。

忽然想起一句话,我和你,在不对的时间不对的地点错误地相遇,然后,倾尽一生气力,忘记。她打算用最大气力忘记那段过去,可是上天不容她如此薄情,用最严厉的方式,惩罚她用生命记住那个男人。

说起这些话的时候,颜希晓并不知道自己到底流露出了怎样的无奈与伤感,也不知晓这样的表情会带给李子睿多大的触动与震撼,这样沉寂的深夜,对于他们而言,感情两个字已是雷区。当初决定在一起的时候便已经明文说明两人不得触及彼此感情,可是今天,两个原本互不相干的人,却妄图依靠在别人身上取暖。



妖冰 著 重庆出版社

官场 风云

304位各级别官员,84起官场风波,66个党政部门,23次微妙的调动与升迁,交织进1个普通公务员的命运——侯卫东的这本笔记,将带您深深潜入中国公务员系统庞大、复杂而精彩的内部世界,从村、镇、县、市一直到省,随着主人公侯卫东的10年升迁之路,逐层剥开茫茫官场的现状与秘密。

侯卫东找母亲借钱去付图纸钱

刘维把手中的笔和尺子放在桌上图纸上,疑惑地道:“你在青林镇工作,怎么以前没有见过你?”“我叫侯卫东,是今年才到青林镇工作。”侯卫东不管刘维的态度,继续热情地道:“刘工,我们准备修通下青林到上青林的公路。这条公路关系到上青林七千多人,请你支持。”刘维不客气地打断道:“地质勘察是我请人做的,已经将钱付了。这15000元是我私人垫付的,你把这笔钱付给我,随时可以拿图纸。”

正说到这里,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他接了电话,连声道:“朱局,我马上到你办公室来。”侯卫东见刘维要走,急忙道:“刘工,我们再商量商量。”刘维急急走着,道:“按照部颁标准,图纸原本应该收75000元,为了支持上青林镇建设,我只收了两万元,等于义务做工,你是才参加工作吧。下次请秦飞跃或是粟明过来谈这件事。”

侯卫东不断地给自己打气,他用公用电话给高长江打了一个电话,高长江的回答很是无奈,“刘工说的是实话,当初我在上青林乡时,答应过他开工就付钱。可是图纸刚刚画好,上、下青林就合并了,这事就拖了下来。”“高乡长,刘维说付15000元就可以拿图纸,能不能给秦镇长说一说。”高长江叹息道:“实话给你说,赵永胜和秦飞跃两个领导其实没有修路的积极性,这15000元不好拿。”

挂了电话,侯卫东半天都没有回过神来。他原本很是讨厌刘维,知道事情真相以后,觉得刘维还是可以争取,便又来到交通局找刘维。刘维看到侯卫东,有些吃惊,此时办公室还有

其他同志,他给侯卫东递了一个眼色,转身就朝外面走。下了楼,刘维生气地道:“这图是我接的私活,你别到办公室来找我。以后来找我,我一概不会承认。”侯卫东咬着牙道:“刘工,我先拿5000,等村里集了资,再给你送过来,行不行。”磨了半天嘴皮,刘维考虑到多少算多少,这才同意了拿5000元来取图。侯卫东从办公室出来以后,坐车直奔吴海县,找母亲刘光芬借钱去付图纸钱。

第二天早上取了钱,侯卫东坐车返回益杨县。在交通局等到下午五点钟,终于见到了刘维。侯卫东脸上保持着微笑,等到他说完,把钱拿了出来,道:“这是我私人的5000元,先把图纸取出来,等开了工,我再想办法把钱凑满。”

刘维再三追问,确定这五千元真是私人的钱。他认真打量侯卫东,道:“你在下面等一会儿,我把图纸给你。”刘维临行前,再次问道:“你私人出了这钱,万一镇里不认这笔账,你的钱就打水漂了。”

在等待刘维之时,交通局大门口进来一辆皇冠车。等车停稳,刘坤从皇冠车前门下来,他穿着笔挺西服,手里提着包,走到后车门,弯着腰将车门打开。楼上快速跑下来好几个人,一个高大胖子快步走上前,道:“马县长,欢迎到交通局视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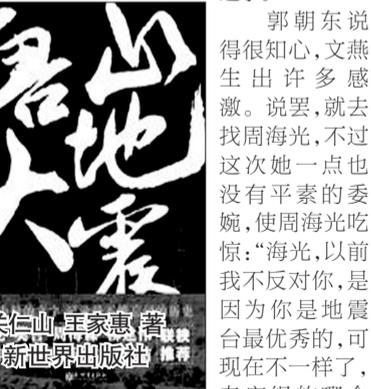
侯卫东站在交通局小院子的角落里,看着马县长、胖子以及刘坤一行,趾高气扬地上了交通局办公大楼,心道:“刘坤当上了马县长的秘书?”想到自己在青林山上的遭遇,对比着刘坤的风光,他心里仿佛被针猛地刺了进去。

重温 历史

34年前,我国京津唐一带出现了地质异常状况,国家地震总局为了加强地震监测,派青年地质工作者周海光赴唐山任唐山市地震台台长。因为坚持自己的监测结论,周海光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与政治围剿;与市长女儿向文燕的爱情,却让他背负沉重的心理压力。最终地震发生,证实了周海光的预测,而他与文燕却生死相隔……

郭朝东下班后来看文燕

晚饭吃得没劲,吃完饭文燕就出来,在大街上无目的地走。迎面却见到郭朝东向她走来,说:“文燕,我来找你是想让你劝劝周海光,劝他早点离开唐山。他在今天的会上,指责你父亲对工作失职,市里的领导都很恼火,要处理他呢。早点离开还能全身而退,晚了,恐怕没有好日子过了。”



郭朝东说得很知心,文燕生出许多感激。说罢,就去找周海光,不过这次她一点也没有平素的委婉,使周海光吃惊:“海光,以前我不反对你,是因为你是地震台最优秀的,可现在不一样了,专家组的哪个人也不比你差。”周海光吃惊地看着文燕:“你怎么也不相信我了?”“不是不相信你,是我不想让你再出错。”一个“再”字,更使周海光难以容忍,他的声高了:“你不懂地震,怎么就肯定我会再出错呢?”

周海光最受不了的就是这种把学术观点往个人品质上拉的庸俗的偏见与误解,这种偏见与误解发生在恋人身上,就更不能忍受:“我们面对的是大自然,是谁也看不透的大自然。”他的声音越发高起来。半天的话全部白说,文燕极痛心:“周海光同志,我真没想到,你是这么固执,这么自私的一个人。”周海光也痛心:“文燕,你真的认为我是一个这样的人

吗?”“难道你自己觉得还不是吗?”向文燕说完,起身便走。

周海光坐在椅子上没动,他站不起来了。他忽然有一种很奇怪的想法,大自然之所以毁灭人类,就是因为人类的狭隘与偏执,大自然为自己的作品痛心,所以要抹掉,就像小孩子用橡皮擦掉一个错字。他为此种想法害怕,周身有一种冷意。

地震台的院子里停着一辆面包车,专家组的同志们要返京,地震台的全体同志送行。临上车,魏平拉着周海光的手说:“海光,你的脾气应该改一改了,这样要吃亏的,我们虽然观点不同,但我们永远是好朋友,根据总局的意见,马骏和其他几位同志配合你的工作,由这个决定你也可以看出,总局对于你的意见还是重视的。”周海光点头:“不用替我担心。”

送走了专家组的同志,周海光到医院找文燕,文燕正送小四川出来,见到海光,眼一低,走过去,周海光在一边呆看着,叫了声“文燕”,文燕却不理他。

郭朝东下班后来看文燕,坐在文燕宿舍里,看着墙上挂着周海光和文燕的照片,不舒服。他说:“文燕,你千万不要勉强自己,也不要迁就别人,你和周海光的感情已经是个错误了,就不要一错再错,执迷不悟了。”郭朝东用语言掩饰略微的尴尬。文燕仍是不说话。

“文燕,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时候,你就不回头看一眼呀,哪怕转一下身,你就会得到一份最美丽、最真挚的爱。可是你没有,你仍然为一段海市蜃楼般的情感做着无谓的牺牲,仍然为一份虚无缥缈的爱付出徒劳的努力。我觉得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爱情。”“你说什么是爱情?”文燕终于说话,提问。“爱情其实就是一道选择题,有时非常简单,答案也一目了然,但我们往往被一些错



等了十来分钟,刘维下了楼,将图纸交给了侯卫东,小眼睛不停地眨,道:“这是从山下公路到独石村的图纸,你们拿到以后就可以开工了。独石村到场镇以西的图纸我保存着,我是先小人后君子,拿钱来取图纸。”

刘维上楼就变了卦,把侯卫东气得跺脚,却也无可奈何。

出了交通局,侯卫东心情压抑到了极点。他抱着图纸,用公用电话给小佳打了一个电话。

小佳正准备陪着园管处领导向建委步海云主任汇报工作,接到电话以后,匆匆说了句道:“我正忙着,改天再说。”就挂了电话。

听到小佳冷淡的声音,侯卫东如站在悬崖边再次被人踢了一脚,心情晦暗无比。到了车站已是六点半了,最后一班到青林的车于十分钟前发车。侯卫东抱着图纸茫然地走出了车站,刚从车站出来,就听到一声招呼。

一身红裙的段英高兴地道:“侯卫东,真巧,你是才从青林镇进城?”得知是误了班车,她马上道:“到我家里去吃饭,我今天买了鱼,正愁一人吃不完。”

侯卫东心情低落着,接受了段英的邀请。

回到家里,段英到里屋换了厂里发的薄衫,问道:“你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愁眉苦脸的?”“事事不顺心,想做点事真是难。”

误的选项所迷惑。人的一生这样的题目只有一个,答错了,其实也就错了一生。”

郭朝东还要继续说下去,却传来敲门声,尽管生气,还是不得不去开门,开开门,更生气,是周海光。“文燕,我想和你谈谈。就几句话,我说完就走。”站在文燕面前,周海光直通通地说:“我不想听,你走吧。”文燕没看周海光,低头。周海光无奈,呆立一会儿,转身走了,没和郭朝东打一下招呼。“文燕,我钦佩你的勇气,更欣赏你的果断。”郭朝东笑眯眯地看周海光走,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明月和文秀母女俩到了一个小镇上,明月要直接去公社办事,文秀拿着何刚的照片逢人便问,终于有一位热心的大娘告诉她,这个人就在村里。于是从早上找到傍晚,文秀她们的车在稻田当中的机耕路走。几个村子都找遍了,仍没有何刚的影子。明月怕向国华担心,要回家,文秀说再找一个村子,找不到,明天再来。文秀不死心,坚持再找找看。正在此时,有微弱的口琴声传过来,文秀以为耳朵惊了,想的,再听,是口琴声,是《思念》。

扒着车窗看,一个人戴着草帽,在田埂上走,边走边吹口琴。

车开过去,文秀探出头朝后看,那人仍在走,走在一片碧绿的稻田中,边走边吹着口琴,琴声凄凉。文秀大叫停车,车没停稳就跳下来,跑。

“何刚哥……何刚哥……”边跑边喊,风帮忙,把喊声送得极远。那人回头,正是何刚。何刚愣在原地,好半天才看清果真是文秀,也疯狂一般跑,朝文秀跑。

风在稻田上滚,稻子起伏伏栗,凉风中有水汽,如泪丝,夹着绿色,朝远方滚动。